

鲁迅选集



慣于長夜過春時
 夢裏依稀慈母淚
 城頭空
 紅大旗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邊覓小詩
 吟罷低眉知寫
 盡月光明如日照縑衣

少年春作餘生
 李希凡敬正

魯迅



中国文史出版社

919

1002
18116

鲁迅选集

第四卷

三闲集 二心集 伪自由书

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四卷目录

三 闲 集

序言·····	(3)
---------	-----

一九二七年

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7)

怎么写

——夜记之一·····	(12)
-------------	------

在钟楼上

——夜记之二·····	(18)
-------------	------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	(25)
-----------------------	------

匪笔三篇·····	(27)
-----------	------

某笔两篇·····	(31)
-----------	------

述香港恭祝圣诞·····	(33)
--------------	------

吊与贺·····	(36)
----------	------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胧·····	(38)
---------------	------

看司徒乔君的画·····	(43)
--------------	------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45)
---------------	------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47)
-------------------	------

扁·····	(54)
--------	------

路·····	(55)
--------	------

头	(56)
通信	(57)
太平歌诀	(64)
铲共大观	(66)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68)
革命咖啡店	(72)
文坛的掌故	(74)
文学的阶级性	(77)

一九二九年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80)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81)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82)
《皇汉医学》	(86)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88)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90)
柔石作《二月》小引	(92)
流氓的变迁	(93)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95)
书籍和财色	(96)
我和《语丝》的始终	(98)
鲁迅译著书目	(105)

二心集

序言	(115)
----------	-------

一九三〇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19)
习惯与改革	(134)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36)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139)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140)
我们要批评家	(145)
“好政府主义”	(147)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49)
《进化和退化》小引	(151)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夜记之五	(153)
一九三一年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	(156)
柔石小传	(158)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60)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为美国《新群众》作	(162)
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166)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177)
答文艺新闻社问	
——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	(178)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79)
沉滓的泛起	(187)
以脚报国	(190)
唐朝的钉梢	(192)
《夏娃日记》小引	(193)
新的“女将”	(195)
宣传与做戏	(197)

知难行难·····	(199)
几条“顺”的翻译·····	(201)
风马牛·····	(204)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206)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珂德”们·····	(208)
《野草》英文译本序·····	(210)
“智识劳动者”万岁·····	(211)
“友邦惊诧”论·····	(212)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214)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能好?·····	(215)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216)
关于翻译的通信·····	(219)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233)

伪自由书

前记·····	(253)
观斗·····	(257)
逃的辩护·····	(258)
崇实·····	(260)
电的利弊·····	(261)
航空救国三愿·····	(263)
不通两种·····	(265)
【因此引起的通论】：“最通的”文艺（王平陵）·····	(266)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	(268)
赌咒·····	(270)
战略关系·····	(271)
【备考】：奇文共赏（周敬伋）·····	(272)

颂萧	(274)
【又招恼了大主笔】：萧伯纳究竟不凡（大晚报）	(275)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语	(277)
对于战争的祈祷	
——读书心得	(279)
从讽刺到幽默	(281)
从幽默到正经	(283)
王道诗话	(285)
伸冤	(287)
曲的解放	(289)
文学上的折扣	(291)
迎头经	(293)
“光明所到……”	(295)
止哭文学	(297)
【备考】：提倡辣椒救国（王慈）	(298)
【硬要用辣椒止哭】：不要乱咬人（王慈）	(299)
【但到底是不行的】：这叫作愈出愈奇	(300)
“人话”	(302)
出卖灵魂的秘诀	(304)
文人无文	(306)
【备考】：恶癖（若谷）	(307)
【风凉话？】：第四种人（周木斋）	(308)
【乘凉】：两误一不同	(309)
最艺术的国家	(311)
现代史	(313)
推背图	(315)
《杀错了人》异议	(317)
【备考】：杀错了人（曹聚仁）	(318)
中国人的生命圈	(320)

内外·····	(322)
透底·····	(323)
“以夷制夷”·····	(327)
【跳踉】：“以华制华”（李家作）·····	(328)
【摇摆】：过而能改（傅红蓼）·····	(330)
【只要几句】：案语·····	(331)
言论自由的界限·····	(333)
大观园的人才·····	(335)
文章与题目·····	(337)
新药·····	(339)
“多难之月”·····	(341)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343)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345)
王化·····	(347)
天上地下·····	(349)
保留·····	(351)
再谈保留·····	(353)
“有名无实”的反驳·····	(355)
不求甚解·····	(357)
后记·····	(359)

三 闲 集

序 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学，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白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

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一九二七年

无 声 的 中 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

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人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要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

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